

易因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三三 艮下 給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

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澤山咸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初在内卦之下志在外卦之四有感則動其拇之上為腓腓之上

為股股動則腓亦隨以動故初有感而動其拇二亦隨之而動其腓三亦隨之而動其

股以二當腓之處而三當股之處也股之上為心四正當心之處而心不可見似若不動然者若可以貞吉而亡其悔也然感應固天

下之常理而悔害亦常在感應之中所謂君子者能以有感而慮悔未嘗因悔而廢感也

今初有感於四而四若未應其感者何也夫未感則未動未動則有貞固之吉未感則未

有害未有害則无悔之可亡不亦善乎而又

逆探其爾思象爻斷其未光大者亦謂感而不應非人情耳心中必有注來之擾何其不

光明正大之若是耶蓋竊笑之笑心之上為脢五正當脢之處有感則脢動而脢亦不可

見第脢之上為輔上乃輔之地故觀輔之動

則知五之志在於上不然上胡為而費口說

之勝乎嗚呼感為真理何待於言感為真心安能不動天地如此萬物如此不然則天下

之動幾乎息矣故初之動拇者感也二之動腓者非感也隨也隨初而動故文王惡之夫

子曰二雖有似于隨初而動也然安知其不因感而感乎隨初則凶故宜居吉若有感而

動則順應不害矣唯三乃真隨初以動者故曰亦不處言人動而已亦動非有所感而後

動也夫感而動不動非也无是理也感而動

則其動也無思隨而動則其動也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言若下人之聽使令而隨動者非丈夫之學也嗚呼隨而非感則天下之感廢矣動不由己豈感動之正性是以聖人覺感不覺隨以感送已出而隨由人興人已

之辯學者可不察乎感而不應則天下之感虛矣神感神應蓋神遠自然之至理是以聖人言感不言應以感于此即應于彼彼此一機學者又可不察乎夫唯感應一機則隨感隨應而何用憧憧爾思以欺人也禿翁曰上兌下艮柔上剛下也山澤通氣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德之貞也男下女禮之正也感之道備矣又曰感在心應亦在心心有所感下則動上則動口今初有感而動其趾而四當心若不應者非情也故聖人斷其有憧憧之思焉五居心上其象為悔五有感而動其悔而悔不可見猶心也悔若動則口必應之故悔无悔可見至輔然後見蓋悔感則輔必應悔動則口說必勝有悔无悔雖未可知然感應之情亦安可掩此咸之卦要以人

身取象也不惟感應在心而上又正當兌口初下又正當艮指心有感則趾遂動則雖當艮止之爻欲其止焉不可得矣而強以為不動不大欺人乎嗚呼孰知萬物之所以化生天下之所以和平皆此感應者為之邪天地

給一

聖人且不能外而人乃欲飾情以欺人吾固復于感有感也是以再申言之也吁是問學之第一義也何也元自欺也誠其意也意誠而心自无不正身自无不脩也而何家國天下之不齊不治且乎也

附錄

蘇長公曰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偽哉朱仲晦曰咸感也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

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

楊簡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

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抵止說之道乎睦伯載曰咸感也非感則獨其何以為咸感之道非惟男女為然天地之道作乎上動乎下而萬物發育以化以生也聖人之心誠乎此動乎彼而天下丕應既和且平也故觀其

給一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天地萬物之真摠也非感其何以見之哉

象指決錄胡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

卦八純爻皆不應恭否天地相應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咸以少男下少女

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又曰說文云悔即誓也心繫於誓以其神明宰庶務故詩言誓力經營王弼以為心上口下陸司農因謂喙中

悔袂馮荷曰喙之出納所

王畿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窵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

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自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感者无心之感虛中无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於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

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於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

三三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变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

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雷風恒

方時化曰恒者久也既謂之久則恒在我自然不必于求矣初當巽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既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巽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剝而无求故悔亡九

然不必于求矣初當巽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既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巽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剝而无求故悔亡九

三過利不中又巽為進退其究為躁卦三居巽極德之無恒可知也此而知羞猶可而躁進之人揚揚自得使或者從旁以承其羞則亦何所容于朋侶之間哉九四居上卦之下不中不正震動无已蓋妄意有獲而不知田

之无禽是不知无得之非得也故夫子反之曰縱欲得禽亦自有道焉非中位而妄求之雖久何為也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六五以陰居陽恒其德貞矣而不免為夫子之凶蓋知恒而不知其所以恒也上六處震之終振恒以為功矣而不知其為无功之大蓋知振而不知德之不可振也甚矣恒之難言也恒之不可不恒又不可得之不可不得人不可振不可求不可浚不可然則將何如亦曰恒久而不已焉耳

附錄

揚簡曰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常相與與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

然矣為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
 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
 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
 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
 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
 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
 不恒也知其有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
 亦未始不恒无所不通无所不恒曰恒曰感
 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
 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金汝白曰久非其位謂非中也非以陽居陰
 之謂如三以陽居陽亦不善九二居中則悔
 亡矣
 王輔嗣曰靜為躁居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
 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
 極以此為恒无施而得也
 揚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恒
 未純一則大无功凶道也聖人發憤忘食益
 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
 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

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
 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
 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孔子曰
 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
 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
 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
 可以動靜論
 王伯安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
 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
 可易之體也
 三三 三三 三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遯亨小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
 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言不可
 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凶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天山遯
 遯之為卦二陰浸長四陽退氣之時也以其
 當退氣之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
 亨此卦九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應之
 初不見此之為退氣彼之為浸長唯知照舊
 相應與時皆行而已可不謂之遯而亨乎不
 遯也乃所以為善遯也不然何以能亨何以
 為大何益於時義而遯之是以君子終日避
 世无一日一時而不遯原不待小人浸長而

後思避以求亨也况正當浸長之時乎故曰
避之時義大夫哉初六方出門即與君子來
往君子不知亦便與之往來是不知避之
始也到尾未見其心事不類始惡而避之不
亦晚乎能免厲乎故曰不往何災言起頭若

避而勿往又何災厲之有如寇準之薦丁謂
張浚之薦秦檜及二子據權得君始惡而避
之而卒為其所陷是也張浚之對高宗曰此
與其事方知其暗避尾之厲此最著矣卦以
上為首以初為尾故曰避尾六二正當浸長

之時如唐李林甫然林甫初見明皇信任李
適之私謂適之曰華山最吉山陵所宜於是
適之以告明皇明皇甚喜即語林甫林甫驚
曰臣非不知但華山陛下本命宜宜輕動邪
明皇以此點適之而敬林甫而林甫得以固

結明皇之志矣宋之秦檜亦用此術以去三
大將之權結高宗之歡所謂親執之於朝直
用黃半之輩以束縛其手足而不得說者也
而被執者猶然不知傍哉何其不講于避世
之術也三為艮止之主與之同體既係而止

則同體有疾厲必及三但二與初皆其素所
臣妾在家則三為家主在國則三為長官今
三雖有所係然艮剛居上自能畜止其臣妾
浸長之勢使之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而又
何不吉之有既吉矣有何厲乎九四與初有

相應之好方好而避君子之吉不待言矣夫
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自不能為君子之累
若待尾而後避安得不與之同其否也五知
其以好而避獨嘉避焉此又可以見九五之
志非六二之所能固矣是以貞吉也夫正志

之陽既敬禮之有嘉則固志之陰自无所售
其浸長之術然則果有九五之君雖二陰日
剛亦將困於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
剛亦將困於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

則天也馮長樂之視王季也隱于市朝行乎
危亂與濟俱沒與汨俱出又自有避世之道
耳陶私景不冒仕梁陳希夷不冒仕宋國矣
然李泌以白衣謁靈武劉秉忠以緇衣謁上
都我朝姚少師以方外佐靖難雖其故入女

兄亦拒而不見曰是殺人和尚者而少師固
無疑于行也是亦避也嗚呼如是而後人
已俱濟无所不利夫非乾之上九誰能當之
劉用相曰山在天下止而不動何避之有止
而避以上避也情而無情何其遠也隨高就

低惟世所適何其不惡也搖動不得震撼不
得一又何嚴也然則小人之視君子如是而
已矣以君子避之也止也
附錄
蘇子瞻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剥君子未嘗不
居其間避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
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于避何也曰君子之
避非其去棄而不復救也以為有身之道焉
代蘊之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位其間或
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

者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韭與蜚字相似後世因
譌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
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

證

至哉曰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也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忿言遜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无隙欲玷无瑕凜然如天之不可犯焉卦初四二五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象也

論一 十三

三三說下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

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

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

長也

雷天大壯

方時化曰此卦唯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

貞吉動而悔亡藩決之途感開輟壯之與甚

大尚往何疑也是謂大者之壯故曰大壯是

謂大者之正故曰大壯利貞正而且大天地

如此苟非正而動安可動乎故九二直以居

中不動乃得貞吉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

體殊遠豈宜遽動也是故其趾似壯其征必

凶縱有陽實之乎定致困窮不久乃九三雖

曰與震為隣然隣人有藩尚在其前可徒觸

論一

乎三唯過剛不中直用其壯故聖人曰此小

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壯之

時但知其為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壯

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矣角徒

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故特借象以此

用罔之狀如此所以戒君子者深乎母亦恃

六五平易而不見吾用壯之失邪但五雖平

易而不見吾之有失曾知五亦平易而不見

吾之有得也漢文帝云惜哉子不達世使當

高皇時萬戶侯豈足道其喪羊於易如此夫

文帝柔中之君也平易近民寬簡馭世群陽

雖壯自无所用其壯蓋羊雖壯必不能壯于

平易之地五雖喪羊亦自不復知有喪羊之

悔者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此御世之術止動

之方抑壯之勢无藩以待其觸其柔能勝剛

之善道與然而大壯之時未可以一槩也上

六與三為應聖人曰羝羊觸藩在本爻則不

免有用壯之咎而在正應則當詳察其羸角

之艱會合之難決不宜使之不能退不能遂

徒往而無所利而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蓋

論一

歷四與五而後得過其艱如此如伊尹之於

湯然在世人固以割烹疑之而咎其為要在

湯則實詳察其為感有一德之臣始雖艱而

終則吉保不致長咎者信矣哉大壯之難過

也雖曰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知為人上者

固宜廣開衆正之門不可令其羸角哉蓋當大壯之時陽德方亨彈冠結綬亦大賢君子所必不免聖人垂象立訓詳切示戒不過欲以成就其正耳彼爲人上而不能吐哺握髮以收集之若漢文之君非不美矣卒使李廣

不得封侯賈生抱恨以死何其太不惜才也是豈視人之技若已有好人之彥聖若自口出者邪故五爻獨言其位不當上爻復斷其不詳有以與

附錄

蘇子瞻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楊簡曰大壯在天地則爲四陽之長陽氣甚壯在國則爲君子類進其勢盛壯在德則爲得大道孔子三十而立有不可搖奪之壯天

下之柔者不能壯唯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故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奇畫積截其前觸藩羸角象以九居三又乾體之極小人用壯象六五居前耦而虛藩决象劉濬伯曰乾爲輪輿壯在輪輪壯在輿

楊廷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羊即四陽

三三 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用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火地晉

明出地上其道大明晉明之時也今不曰晉明而曰晉進者以六五一柔進而上行居離

給一 十七

之中當五之位以大明乎天下故謂之進又坤體三陰皆安國之族亦順而彙進以麗乎

大明之君是以亦謂之進焉以此而進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接即三陰

今觀六五以文明柔中之主廣大之度順

適照之容當時諸族凡有失得皆一切勿恤而不與校矣此羣下所以畢見其恍而往吉

无不利與以陰居陽宜有悔居離之中其德大明而下皆順從則其悔亡初六方晉如而

即若推如則是不以晉視晉而以推視晉矣

六二既晉如而反若愁如則是反以愁視晉而不以晉視晉矣夫處柔順之地當晉明之

世何推而又何愁然初六居下一旦上進若有所摧於其上而不敢益以見其為卑巽之

至耳是初之貞且吉也初可以泰然于罔孚

至耳是初之貞且吉也初可以泰然于罔孚

雖與四不相信何咎邪獨行其正焉可矣六
 二居中當晉而進然進雖可喜而中實不喜
 亦可以見其外順而中虛是二之貞且吉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亦宜邪六三則順之
 所極同升咸孚而其志上行矣猶然不宵遽
 進必眾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機恐其未
 免于悔故也夫初也二也三也皆順也皆安
 國之侯也自五視之則皆得也皆所謂得而
 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唯四以九居四非
 位也以剛處進非順也晝伏夜動非能晝進
 者也是鼫鼠也蓋居離明之下不敢當離明
 之原是自失其明也然自五視之正失而勿
 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自不能晝進而何常
 不容于中天之下哉乃上九過剛處晉之極
 以四為其同邑維用伐邑而不知其屬焉雖
 愛得惡失亦是其吉是其无咎是其貞正之
 道然悔吝卒不免矣蓋斯時也上有失得勿
 恤之君下有權如愁如眾允之臣上下康安
 晉接不逞自无角勝為也由此觀之三表
 五解之術決不施于粟腐貫朽之世明矣但

得天下无寬則一張廷尉而足而何愁于鼫
 鼠之竊位也是故几杖不朝何必繫單于之
 頸陸賈足使何必羈南越之頭縱有洛陽季
 少千金一諾亦終天死大梁老死河東而何
 取于利用伐邑之人哉故曰維用伐邑道未
 光也乃知大明晝晉輝光昭揭將順不暇此
 康虞所以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與文王欲
 際斯時而不可得故特致款羨焉夫明出地
 上為晉明入地中則明夷矣傷哉劉用相曰
 何以知晉之三陰皆為安國之侯也曰文王
 也九侯鄂侯也謂之安國之侯天下萬世其
 誰曰不然固宜其晝接之不遠矣

附錄
 楊簡曰介大也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
 王母鼫鼠陸明德云五技鼠也本草蟻蛄一
 名鼫鼠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
 屋能緣不能窺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
 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
 揚倬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註說文云
 異乎詩之碩鼠

楊廷秀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達文明之君當
 身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
 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
 大福于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也六五是也
 程正叔曰志上行志欲上順屢于大明也上
 從大明之君此眾志之所同也
 王畿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日出
 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加損也蔽與
 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
 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
 憚曰自憚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
 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也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
 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

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地火明夷

彖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原只取不見天日

世界昏黑之象而已上六一爻乃正言其不明而晦者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明而晦象也如紂亦剛決之主第无奈失則何耳失則不法也是以晦也明夷事莫著乎文王自初至四非文王其誰以之夫以內文明而外柔

順猶不免于蒙大難然則當明夷之時可不

利艱貞以盡晦其明乎初九之明夷始于美

里也其象為飛則垂其翼行則三日不食往

則主人有言聖人當此可奈何哉亦曰聽天

而已焉六二之明夷困于美里也其象為夷

及左股不可以不速拯矣既拯不可以不用

馬壯矣是為順人心合天則吉哉九三諸賢

之所為美聖人於此曷敢知乎亦曰順眾而

已焉獵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詩曰言私其

縱獻殽于公是也九三獵狩於離之南而得

大首以獻于君不知者以為疾其知者以為

貞此聖人大得志之事豈易與常人道乎故

至六四而美里出矣以此入君左腹獲君心

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事所謂向者

受傷至此始出矣其象則下三爻為落地之

日有入象四一爻處落日之上有出象故自

六四以下皆為文王之明夷彖所謂利艱貞

者具見之矣夫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

聖人不免入地下而見傷及其艱貞而用晦

也則雖至強暴可以獲心意而出地上孰謂

利艱貞一語非文王出門庭之微智與六五

與君偕晦則箕子之明夷真是已伴狂以避

至晦矣然人但見其晦而孰知箕子之明一

何如其不息也哉所謂愈晦而愈明非獨一

時不息殆千萬古而不息矣非不息也不可

息也熊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

難又難有飛鳥之象坤為腹離亦為腹呂仲

本蔡介夫謂心在左腹見醫書李生曰大難

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校求出亦可以晦明

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亦不得真難矣故

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

之不必申以艱貞之戒也夫天地有晦明之

時聖人與時偕行亦不免嚮晦安息者若曰

吾內文明而外實柔順不宜遽蒙大難為也

則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意矣豈知內有文明

則外必有輝光烏容掩邪唯至于明入地中

盡晦其明无明可見如箕子然子為深體易

象合乎明夷之時耳故文王斷以為箕子之

明夷而自視缺然若不知艱貞者至矣美矣

非文王大聖人其孰能感創至此哉

附錄

王畿曰日出崦嵫沒于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于蒞眾也而用晦以為明益用明則察人情反睽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蒞眾之道此垂旒蔽纒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

三三 上下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

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風火家人

方時化曰從二女取有家之象故曰家人而又擊之曰利女女也予讀關雎之詩感琴瑟

鐘鼓之樂而知聖人親履其感矣夫子喜而贊曰女正位乎內則男必正位乎外未有男

不能正位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乎內者也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

于文王故復曰男正位乎外有旨哉夫今日

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之男女他日之嚴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既正即他日父父子

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家之位无不出于正之明驗也故又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吁

天下之定觀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然

則男女宜細故哉家人豈細事哉釐降二女于鴻洞固堯之所以協和萬邦也觀厥刑于二女固舜之所以揖讓而天下治也事非細而人非小明矣凡厥有家其可不思利女之貞以正位乎內刑厥二女以正位乎其外也

廿四

與正位乎外即為嚴君嚴非嗃嗃嘻嘻之謂也无其威而如有威者厥乎之威出于不怒故吉也反身而正各安其位故威也不尚嚴而家人咸以為有嚴君焉此之謂能正位乎其外矣嗃嗃呼正位乎外焉盡之矣正位乎外

則女位自正主中饋而不敢遂事也一唯順以巽于五焉而已能富其家即為大吉也一唯順以聽夫在位之一人焉而已夫順為女貞則女亦唯以順為正焉耳无他長也而况

更敢自用其所長邪此固感假于一人之德感而自然默順帝則于無言者非徒然也五

之无憂不益宜與嘻嘻說文曰太多之聲富家大吉揚敬仲金汝白說得甚好夫以富家為大吉又以富為能順在位則富亦有家之急

務其誰以富為不道學邪但要取之有道耳

故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附錄

薛仁賢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
巽齊也

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責而後嚴
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
人之始故必開有家然後悔亡也

楊啟仲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使邪僻之
意无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不曰无悔曰悔亡
者以治家之難難乎无悔帝堯大聖也不能

免丹朱之朋淫周公大聖也不能免管蔡之
興辭然則難乎言无悔矣

魏玄成曰象傳順以巽謂二居正順于五也
百凡從于逆夫无所遂志

熊南沙曰嗚嗚劉向作熇與詩熇熇同禮噫
甚周頌噫噫皆歎辭噫噫甚于熇熇蓋不堪

而歎不以訓笑說者自漢末皆曰嗚嗚之反
宋王回疑重剛卦无噫笑理獨得卦情矣三

頤尚其剛使其婦子不能容而歎豈有不吝
者亦異于上九之戚如矣

虞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
富家大吉

敬仲又曰六與四皆陰柔而又異體柔順之
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云十人十心无財市

鍼十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

金汝白曰二得中爻故曰順應五異體故曰
巽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又曰六四陰虛

與泰六四同彼言不富而此言富何也蓋富
在四所以富在五也五中正居尊四能順之

以保其有家故曰順在位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
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感格其家人以文

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
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

故詩人歌之曰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冢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唯

文王此勿恤吉也

王畿曰巽為風離為火火熾則風生火者風
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

本自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出矣身之所

出唯言與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身脩則齊
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三三 繼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說而履乎明乘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
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夫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

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火澤睽

方時化曰馬相匹而後行初无應非喪固乎終合非勿遂自復乎然而睽初也四似于初為惡人今初不與四睽也則初實於四為元夫有何咎哉下從乎上故下則言其辟咎上應乎下故上則與其志行然南沙謂四稱睽孤者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是也二與五正相應二是有于巷之遇而五亦親噬其膚于厥宗焉蓋二以五為主五以二為宗往且有慶更有何咎離中虛有巷象上九六三睽孤太甚然而遇剛終亦必合夫方其初睽而生疑也三若見二曳其輿四掣其牛上又從天且剝其鼻矣其實豈有是哉上若見三所駕非牛乃負塗之豕所載非人乃一車之鬼于是乎先張之弧以為寇而欲射之後竟知其為我婚媾說孤而不之射焉群

疑叢生此三上所以成睽也往則遇雨群疑盡釋此三上所以終合也

禿翁曰睽天地之自然也睽而合天地之必然也彖傳悉矣但世人于此多不免自生睽耳是故有本无應而睽也而目已初不見有

給 廿六

睽者初爻是已睽而用見其睽也上之上也有上下相應本不睽也是故此注則彼遇遇而合合而益不睽二五是已有孤陽无應本睽也自亦見以為睽孤若九四是已苟非遇初九之元夫睽孤之厲安能免乎夫以四

夫而遇元夫豈非兩丈夫哉交孚宜矣且四一遇元夫而即與之交孚非真與初同志不能也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志既以之行交孚固其所耳若六三若上九正陰陽相合始終不見有睽孤之異者是本未始有睽也乃

上九則見以為睽孤則見以為寇盜見豕見鬼不一而足兌澤之甘翻成泥塗可笑也哉六三則見以為輿曳則見以為牛掣則見上九又從天而下且將往剝其鼻尤可怪矣不睽而直見以為睽天下之睽大率多此類矣

故曰无初有終又曰遇雨則吉夫其初何曾不是兌澤之雨也何曾失初而不與應也見以為睽則謂无初謂不吉見以為不睽則謂有終謂吉見之為害可勝言與此卦唯六五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故五注應二二承五

給 廿九

往若宋太祖雪夜幸普家然普妻行酒熾炭燒肉所謂遇主於巷而厥宗噬膚者非邪彼初者澤動在下以澤為說甘心處汚无有睽心是故馬可喪也亦可復也喪則聽其自喪誰能逐之復則聽其自復欲誰卻乎其于世

无心如此不特此也惡人人所不願見也然獨非人乎何以自為睽異也各人所必避也我又非人乎又何自以睽異為也故初爻獨稱元夫信哉其為元夫也九四又何幸而有此遇也元夫而下其九二之剛中乎剛中故

致巷遇又其下則上九之遇剛乎非上之剛三亦安能以有終是故君子譽剛

附錄

披公辨曰人為唯同之知若是必睽人為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禿翁曰人為唯同

之知若是必睽人為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故言其同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終當歸其所也安得而不睽言其睽則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同以生物為事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通以相應為志萬物睽而其事類也類

以生養為事又安得而不同同而異睽而合天地而下莫不皆然夫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其曰小事吉者陽大陰小因二女不同行而取象曰睽又因其睽而後乃各有合而特繫之曰小事吉非謂睽只可以吉小事也

揚簡曰四與初皆陽而陽无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孚矣二五本正應六五能用九二則澤被天下民咸賴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李泰發曰情以疑而相睽唯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兩也蔡介夫曰道正道釋巷字之義
三三 坎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
蹇足難進之象故曰蹇難也所以難者以坎
水山蹇

險在前也此卦外險內止故因難進遂止稱為蹇又以見險能止稱為知焉然則止而不往者良止之力而三為良止之主尤所望矣故六爻皆言往蹇以見其但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復言利見大人又若必

有所往者何蓋見險而能止雖可以稱不往之知然不知往見九五之大人則又何以獲往得中往有功之吉利是故注而有險固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注邪蓋九五所居乃西南之地得中所在无險之處

當止之所也又以九居五當位中正所以正萬邦而能使萬國咸寧者是誠四方之所利見也特其智不足以知之反謂五身在險中自已尚未能出險也而惡能利人豈知世人盡以為險而九二象賢則獨見以為无險之

中地矣是以稱知焉是故六爻皆言往蹇來吉而特繫吉辭于上之一爻舉一以該五舉外以見內省文也是故凡注皆蹇注則不可凡來皆吉來即得譽來即无尤來反即內喜來連即得實來碩即獲吉可謂但可來決不



可注矣然孰知天下更有大蹇如九五者邪蹇固不可往而大蹇所在反更宜注者邪蹇以不注而止稱為智而大蹇反以朋來而往就之反為吉為和者邪則此注即是止此止乃真可以稱知矣所以然者以九五剛中能

給一

廿二

節也節止節也節然不動夫險之中而為蹇之大人為諸爻之所利見故曰中節蹇之時用碩不大邪初往即不前而來即得譽譽者譽其知止而能得也六二身係王臣豈宜不注而亦不往者匪愛身故臣主同蹇二固

思之熟矣故曰終无尤獨九三為艮止之主而能來友往歸于五以故內之兩爻皆喜其得同心益九三陽剛當位為實為碩故四之連連三以朋來也上之志志三以朋來也蓋在五爻皆以九五為大人在上六則以九三

為碩人志在碩人念念相應則其利見九五亦易易矣

附錄

坡公解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中而能正邪夫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

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矣諸子相曰不是險就是蹇見險而止乃為蹇也

王輔嗣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知矣哉

給二

廿三

熊南沙曰注以坎言來以艮言沈存中云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也碩即大不言大別于大蹇也故曰志在內明其下應三本義謂來就五則與見大人為複語矣王畿曰前有險階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

觀蹇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身取良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周宴曰反身取坎水難行象修德取艮山常止象

三三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注其未復吉有攸往風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

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有攸往風吉注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雷水解

給三

廿四

方時化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不注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乃復得九二之中地而安之雖注亦風吉亦自可以得解險之衆而有功矣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有攸往風吉注有功也

故蹇解兩言利西南焉然蹇之西南指九五无險之中地也解之西南指二四上解險之眾地也故蹇之言注即是言來故曰大蹇朋來解之言注則專言注故曰无所注言注即夙吉自无所注而不吉何以故二獲之上射

之四已解而動三人為衆故也卦唯六三居險之極獨无應與正致險者上六與三應而不應非射而獲必與同難安能出于居中不動之手也觀初六无咎九四朋孚可見故曰獲之無不利故九四一動而出于險而初六

應之遂得无咎四一動而解其拇而初六應之遂孚朋至信乎一夫作難則比者應之皆受其禍其險既解則比者之比應者之應罔不朋孚固勢也亦義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然則此卦稱解者九二居中不動之力

給一

三五

也而所用得人實賴射隼之上公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人也至四則為動之始矣蓋在險不容以輕動一動即出險而免于險是以四遂解其拇而動也言其拇既動不復止也朋至斯孚其類相信亦皆動也然則四

亦是享其成而得其解者實非此卦解險之人也故曰未當位也六五柔中見解而動遂自喜曰君子雖有解言言已解即言更不多事則即此一念非但可以孚信朋友亦可以孚信小人故曰有孚于小人言君子有解則

小人信之自然還服也已解已還更欲何為否則中心未孚雖解猶不解天下之事復起矣宋事不可鑒邪蓋小人之心中初亦願與君子為惟以保其富貴不願與君子為仇以失其富貴唯君子之怨小人也解故小人

常患恐失之而反噬之毒始深而不可解然則小人之禍卒于不可解者皆以君子之不解者先之此千古治亂之大機故聖人於此復致意焉以六五柔中居尊也解解結者也不復作險陷之業也漢文帝是也

附錄

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拇

熊南沙曰九家坎為狐居二為中黃者中之色劉用相曰二以一陽橫互其中為得黃夫象夫子曰得中道正訓得黃夫也上六居卦

之上高壙象
易因下經卷之四

給一

三十六